

俨然现实版《孤注一掷》 逃离者自述缅北“噩梦三年”

反诈题材电影《孤注一掷》火了，有关中国公民身陷缅北诈骗组织的新闻也屡上热搜。在温州平阳，就有人在公安部门的解救下，不久前从缅北诈骗组织脱身回国，“出演”了现实版的《孤注一掷》。

8月8日，记者通过温州市反诈中心和平阳县公安局，在平阳西部某山村见到了阿保（化名）。他说：“那里跟地狱一样，真是一场很长的噩梦，我想把在缅北三年的经历说出来，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，这也是我对诈骗组织的反抗。”

抵不住高薪招聘诱惑被騙 挨打后假装顺从学诈骗术

阿保今年40岁，十几岁就辍学外出打工。他说，自己干过很多职业，从工厂销售到酒店服务员再到KTV主管，但心态没调整好，开始“飘”了，“为撑场面，我贷款买了进口车，还跟朋友去赌博背了一身债……”

“讨债的动不动上门，我事情都没法做，刚好在网上看到有企业高薪招聘，我就想试试。”阿保回忆，招聘的代理告诉他，对方是缅北的一家大赌场，需要一批懂中文的员工，待遇非常高。

2020年3月份，急着摆脱困境的阿保坐上前往云南的航班。

到云南后，有人开商务车来接。阿保发现跟他一样找工作的有十来个人，大家分坐几辆车来到边境的山区，又在两名持刀壮汉的带领下，一起奔波十多个小时进入缅北。

阿保来到一个叫孟波的地方。他至今还对那里的繁华印象深刻，满街都是赌场、游戏厅、KTV、酒店等娱乐场所，街道两旁停满劳斯莱斯、宾利等豪车，还有一批批打扮时尚的美女，“我觉得那地方简直遍地是黄金，凭我的本事，在这里肯定能发财，要是早点来就好了！”

当天，阿保被送到当地一家酒店，里面就是招人的公司。上交手机后，阿保拿到主管分配的话术本，上面是教人怎样冒充高富帅诈骗国内大龄剩女的。

“他们给我洗脑，过了一段时间看我不答应，就让打手用棍子打了我一顿，我没办法只能假装顺从，然后以先学习如何诈骗为由拖延时间。”阿保回忆。

他说，那个诈骗组织里有七八十人，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长相帅气但粉丝不多的男性，把他们的视频下载下来再设计好“人设”，用心理学的技巧去骗大龄剩女。

阿保说，2020年，国内各社交平台上的反诈宣传还不是很多，大家反诈的警惕心还不强，诈骗组织一骗一个准，常有人在公司里敲锣，每敲一次意味着有人被骗50万元，话务员当场能拿1万元现金奖励，后面还有20%左右的提成，“业绩特别好的话务员，老板会带出去吃喝嫖赌，那里你想得到的娱乐都有，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去挥金如土几次，人格都会变，彻底沦为诈骗工具。”

逃出生天当上KTV经理 却被卖进另一诈骗组织

阿保称，当时诈骗组织的生意好做，很少长年控制人身自由，“诈骗组织一般要求你诈骗6个月就可自由回国，提成和奖金你带走，你干过诈骗不可能报警，带钱回老家也能引诱更多人来缅北，我就看到好几个回国后又回来骗的。”

两个月后，在诈骗组织一次搬迁途中，阿保趁机逃走。

他说，缅北有很多华人，很多街道的招牌都有中文，他想着就那么回家太没面子，还想“富贵险中求”，凭着在国内KTV的工作经验，他在缅北一家豪华KTV当上切水果的吧员。

接下来的两年，在同说闽南语的KTV经理的帮助下，他升职为主管，后又跳槽到另一家豪华KTV当行政经理。

“我那时太高估自己，觉得能混出来，还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。出国那么久，老家公安也有联系我，但我不想回去。”阿保说，他想方设法去认识当地“权贵”，自我感觉也算有点社会地位了，结果还是栽了。

他回忆，2022年初的一个晚上，有名女客户“雯雯”请他去谈娱乐项目，还塞给他一个大红包，他就坐上“雯雯”的车，没想到对方直接把他送到一个诈骗组织里。

他这才知道，“雯雯”是个人贩子，专给诈骗组织“供货”，他被卖了10万元，已无法脱身。

“那里就像一个工厂，好几百人住铁皮房里，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守卫。”阿保说，他进去不久就挨了一顿鞭子。

每天都有人遭电刑鞭刑 还有人跳楼自杀求解脱

阿保介绍，2022年的缅北与2020年的缅北“已不是一个世界”，随着国内反诈宣传的普及，诈骗成功率越来越低；随着劝返工作的深入，大批在缅北的同胞被劝返，招募话务员的难度越来越高；随着“断卡行动”的持续，诈骗组织控制的银行账号大多被冻结，洗钱成本越来越高，有的地方洗钱成本高达赃款的50%。

他说，缅北诈骗组织“骗钱难”后，对话务员的控制与剥削变得日益残酷，“以前还是半放养模式的，后来人只要进来就别想回家，走在缅北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有被绑到窝点的，诈骗组织叫我们‘猪仔’，互相转卖，你实在骗不到钱，就让你从国内骗几个人过来或家里凑几十万万元赎金，不然把你手指割掉拍视频给家里人看”。

阿保说，即使话务员真骗来几个人或家人汇来赎金，也不可能被放走，诈骗组织想把话务员的价值彻底榨干。

“每天都有哀嚎声，那些人大残忍了，每天晚上9点，没业绩的人要排队挨鞭子。长期没业绩或者不配合的，鼻腔塞芥末、牙签插手指……各种酷刑轮番来，好多人腿被打到少块肉成了瘸子，我手也被打骨折了，他们还说要是不配合就把我们送去‘嘎腰子’卖人体器官。最可怕的是电刑，那种痛没法忍受，我看到一个人被电得全身没一块好肉，有些皮肤都被电焦了，只能妥协。”阿保说，有人每天挨打实在受不了就跳楼自杀，还有人用剪刀插自己脖子寻短……

更令阿保发指的是，缅北诈骗

组织还把目标定在未成年身上。

“他们成年人骗不过来了，就去骗那些辍学在家、家境贫寒的未成年人，那些孩子涉世未深，以为能发财，很容易被诱惑。”阿保说，他记得有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因为偷用手机报警被发现，被扒光衣服罚站，诈骗组织让几百号人都用棍、鞭去打几下，那孩子浑身是血，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。

阿保用私藏的手机联系上当地一些“大哥”求助，那个诈骗组织的几名小头目知道他有点“关系”，没对他下狠手，但也不肯白白放他走。

再次出逃被人泄露行踪 所幸联系平阳公安获救

阿保说，在诈骗组织里呆了一年多，跟不少话务员成为朋友，虽然没业绩，但在“难友”帮助下，他总算活了下来，由于需要上网找诈骗目标，他得以上网找熟人求助，一直关注着他行踪的平阳公安联系上他，让他保护好自己等待解救。

家乡民警的关心，让阿保很感激，但诈骗组织他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于是，他叫上一名话务员，在周日一个守卫最少的时间段，一起拧开厕所防盗窗的螺丝分头逃命。

他说：“那些诈骗组织在当地背景复杂，发现人逃了会发悬赏通告，当地很多人是赏金猎人，等着出卖我们的行踪换高额报酬，我坐车时被抓，另一个话务员住旅馆被抓。”

他回忆，所幸在我国公安等部门的积极斡旋下，诈骗组织没对他下杀手。

阿保家乡的公安派出所一直在收集他的信息，所长蔡警官还把阿保相关联系人做成资料备用。

在公安部门的努力下，该案得到温州市、平阳县党委政府的重视。平阳县公安局根据案件需要和上级指示，抽调精干警力及乡镇干部成立解救专班，并派专人带着阿保父亲的求救信，向上级部门申请警务合作，得到云南警方的积极响应。蔡警官回忆，一年多来，平阳县的公安人员和乡镇工作人员前往云南开展劝返、解救工作，总计往返100人次以上，对滞留窝点人员解救工作已全面铺开，阿保无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位。

6月29日，阿保被送出诈骗组织，第二天被送到中缅边境的口岸。

“那里有一座桥，一边是缅北一边是中国云南，缅方的军人喊到我名字，我就跟着队伍走过桥，那两分钟每步都很沉重，我刚踏上祖国领土眼泪就止不住得流，后背也全湿了，终于安全了。这三年真是一场噩梦。”阿保说，如今，平阳民警已把一身伤疤的他送回家乡，他计划再休整一段时间，将来当个反诈主播，把在缅北三年目睹的骗局公之于众。

据潮新闻 共享联盟·温州中心



你未必有命花

